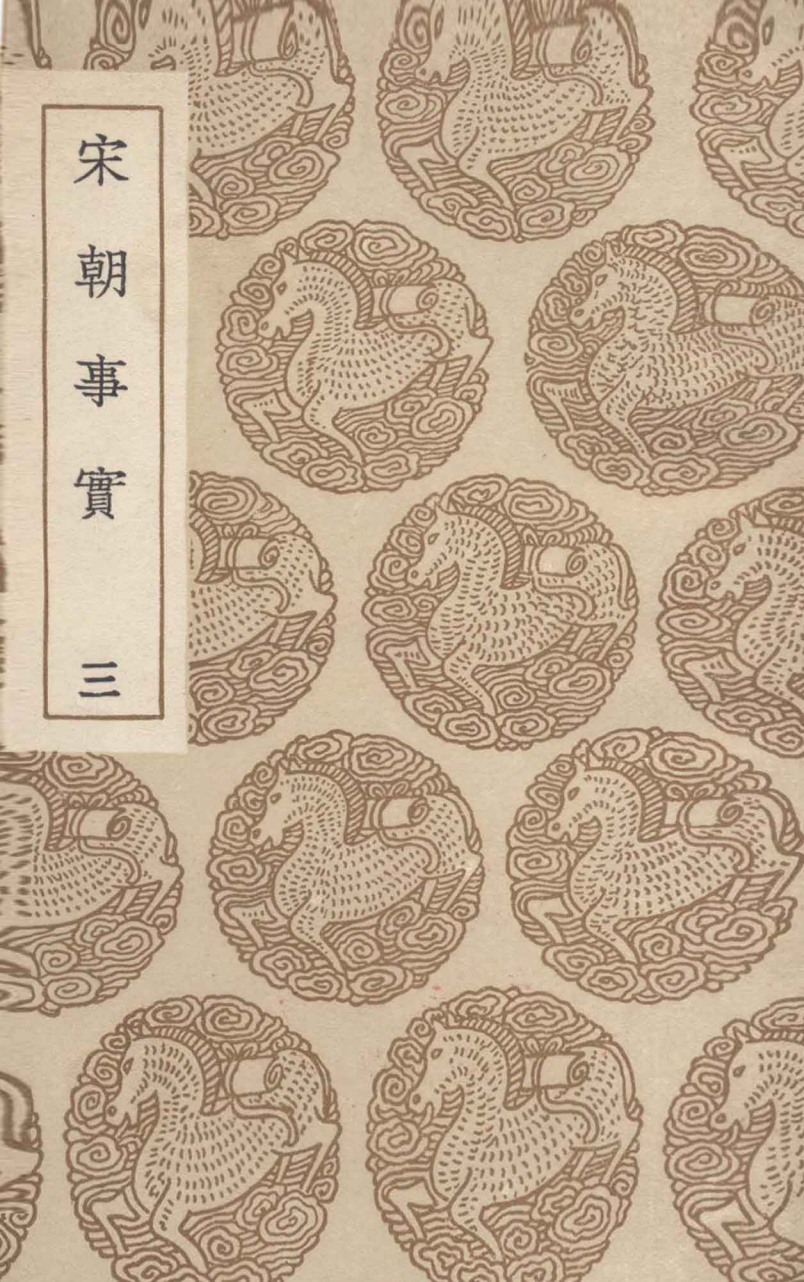


宋朝事實  
三





宋 朝 事 實

(三)

李 攸 撰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實 事 朝 宋  
冊 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撰 者 李 攸

發行人 王 雲 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及各埠



叢書集成

初編

王 主  
編 編  
者 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宋朝事實卷十五

耕田

明道元年十二月。上謂宰臣曰。朕觀古之興王。皆重農桑。以爲厚生之本。朕欲躬耕耕田。庶驅天下游食之民。盡歸南畝。宰臣賀曰。陛下親發德音。躬耕以勸天下之民。皆致治之大本。臣等備位宰輔。不勝慶幸。乃下詔曰。庶政之本。蓋先于農。五禮之經。莫重于祭。所以敦化阜俗。昭孝息民。致理之源。率由茲道。朕祇若靈命。臨拊萬方。守積累之洪基。荷清寧之大德。然賴母儀訓助。衡宰輔成。暨中外之庶官。皆夙夜而勤職。是致九圍靜謐。百姓康熙。內惟涼薄之姿。敢怠寅威之戒。園丘告類。雖屢展于國容。千畝躬耕。尙闕修于古制。念太宗在御之日。行東郊執耒之儀。憲度具存。典章咸備。今欲述先烈。循祖考前規。申命攸司。因時歲事。恭惟皇太后。恢宣聖範。保佑沖人。于茲十年。克成丕業。亦未嘗親詣太室。祇薦嘉羞。伸昭事之誠。答眷懷之祉。復以歲時大順。宮寢肇新。元歷載更。休祥沓應。顧茲縟禮。可舉而行。朕則躬稼穡之艱難。勤身而率下。皇太后則謝祖宗之貺祐。精意以告虔。信有合于經彝。庶永光于簡冊。爰伸誕告。用示先期。朕以來年二月內。擇日行耕田之禮。兼皇太后自垂簾聽政以來。未曾恭謝宗廟。朕已稟奉慈旨。于耕田前。

請皇太后恭謝宗廟。其來年冬至，更不行南郊之禮。所有合行諸般恩賞，並特就藉田恭謝宗廟禮畢，一

依南郊例施行。二年二月乙巳，皇太后赴太廟，親享七室禮成，還宮。

〔案〕宋史皇太后服喪衣儀天冠，饗太廟。皇太妃亞獻，皇后終獻。此書所載稍略。

上

御天安殿發冊。上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仁慈保壽皇太后。禮畢，是日上宿天安殿，百官宿齋

于朝堂。丙午宿齋于東郊，日旁有黃雲如龍鳳。丁未，祀神農氏于壇，乃就耕位，執耜行藉田之禮。禮儀使

張士遜奏三推而止。上曰：朕將耕終千畝，以勸天下之力農。士遜固請，乃耕十二步而止。

〔案〕宋史禮志及本紀皆不載仁宗耕十

二步事。此

可補其闕。御親耕壇，公卿以下執耒，藉田令奉種，種之。種司農卿受而灑之，率屬以終其事。還御正陽門，下

制曰：朕欽承皇統，遵奉母儀，底定萬邦，勤勞一紀。陽郊嚴配，既屢展于孝思；儲駕躬耕，尙未遵于祖則。是

用秩開元之遺事，述端拱之舊章。茲祀農壇，親臨帝藉，復慈闈之憲古，款清廟以謝成。圭瓚告虔，輦珩從

獻。樂崇九奏，禮備三犧。嘉夷夏之駿奔，感神靈之降格。威儀卒獲，福祿來同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宣制畢，百

官稱賀。上御天安殿，攝太尉呂夷簡等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。

財用

仁宗寶元二年，陝西用兵，輔臣議節浮費，有議減百官及軍班等俸賜者。上曰：朕所欲去者，乘輿服御，至于宮掖奢侈奇巧，無名之費，不急之用爾。國家當擇人以任職，至于俸賜，自有定制，何用紛紛裁減？以駭



中外乎。可下詔申諭之。六月壬戌。詔曰。朕猥奉鴻業。深惟永圖。恭己愛人。勵精求治。欲素樸形于天下。風化始于朝廷。專命近臣。議去浮費。爰自乘輿之所御。以至宮掖之所須。盡屏紛華。一敦簡儉。若夫設官置吏。分總事聯。經武制軍。參處營衛。惟其廩稍之給。具載等差之常。務從定規。無或過議。其文武百官。及軍班等俸賜。宜令詳定。所不得輒行裁減。故茲詔示。想宜知悉。

嘉祐四年正月丁亥。詔三司。以天下廣惠倉。隸司農。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。每歲十月。別差官檢視。老弱病疾。不能自給之人。籍定姓名。自次月一日結米一升。幼者半升。每三日一給。至明年二月止。有餘積。量諸縣大小。而均給之。六月。詔諸路轉運司。鄰路鄰州。災傷而輒閉糴者。以違制坐之。初。諫官吳及言。春秋之時。諸侯相傾。竊地專封。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。然猶同盟之國。有救患分災之義也。凡外災。則不書。莊公十一年。書宋大水。昭公十八年。書宋衛陳鄭災。然則皆外災也。所以書者。是亦承告之辭。而患難相恤之謂也。又莊公二十八年。臧孫辰告糴于齊。魯記之。又以鬯圭玉磬。如齊告糴。曰。不腆先君之敝器。敢告滯積。以舒職事。齊人歸其玉。而與之糴。僖公十五年。晉侯及秦伯戰于韓。獲晉侯。傳云。晉饑。秦輸之粟。秦饑。晉閉之糴。故秦伯伐晉。諸侯無書獲之例。而經書曰。獲晉侯。貶絕之也。戰國之世。王道不絕。如綫。一有閉糴。而春秋誅之。陛下恩施動植。視人如傷。然州郡之間。官司各專其民。擅造閉糴之令。一路饑。則鄰路爲之閉糴。一郡饑。則鄰郡爲之閉糴矣。二千石以上。所宜同國休戚。而班布主恩。坐視流離。又甚。

于春秋之時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。故下是詔。

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。詔京師老疾孤窮丐者。雖有東西福田院。給錢米者。才二十四人。可卽寶勝壽聖禪院。置南北福田院。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。所養各以三百人爲額。歲出內藏錢五千貫給之。

始益州豪民十餘萬戶。連保作交子。每年與官中出夏秋倉盤量人夫。及出修糜棗堰。丁夫物料。諸豪以時聚首。同用一色紙印造。印文用屋木人物。鋪戶押字。各自隱密題號。朱墨間錯。以爲私記。書填貫不限多少。收入人戶見錢。便給交子。無遠近行用。動及萬百貫。街市交易。如將交子。要取見錢。每貫割落三十文爲利。每歲絲蠶米麥將熟。又印交子一兩番。捷如鑄錢。收買蓄積。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。亦有詐僞者。興行詞訟不少。或人戶衆來要錢。聚頭取索印。關閉門戶不出。以至聚衆爭鬧。官爲差官攔約。每一貫多只得七八百。侵欺貧民。知府事諫議大夫寇瑊奏。臣到任。誘勸交子戶王昌懿等。令收閉交子鋪。封印卓更不書放。直至今年春。方始支還人上錢了當。其餘外縣。有交子戶。並皆訴納。將印卓毀棄訖。乞下益州。今後民間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鋪。奉聖旨。令轉運使張若谷。知益州薛田。同共定奪。奏稱川界用鐵錢。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。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。街市買賣。至三五貫文。卽難以攜持。自來交子之法。久爲民便。今街市並無交子行用。合是交子之法。歸于官中。臣等相度。欲于益州。就係官廨宇。保差京朝官別置一務。選差專副曹司。揀搯子逐日侵早入務。委本州同判。專一提轄。其交子。一依自來百姓出給。



者闊狹大小。仍使本州銅印印記。若民間僞造。許人陳告。支小錢五百貫。犯人決訖。配銅錢界。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繼明。與薛田。張若谷。同定奪聞。奏稱自住交子後。來市肆經營買賣。寥索。今若廢私交子。官中置造。甚爲穩便。仍乞鑄益州交子務銅印一面。降下益州。付本務行使。仍使益州觀察使印記。仍起置簿歷。逐道交子。上書出錢數。自一貫至十貫文。合用印過上簿。封押。逐旋納監官處收掌。候有人戶。將到見錢。不拘大小鐵錢。依例準折。交納置庫收鎖。據合同字號。給付人戶。取便行使。每小鐵錢一貫文。依例剋下三十文入官。其回納交子。逐旋毀抹。合同簿歷。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。到本府。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。首書旋一週年。共書放第二界。三百八十八萬四千六百貫。景祐三年。置監官二員輪宿。皇祐三年二月三日。三司使田況奏。自天聖元年。薛田擘劃。興置益州交子。至今累有臣僚。講求利害。乞行廢罷。然以行用既久。卒難改更。兼自秦州。兩次借卻交子六十萬貫。並無見錢椿管。只是虛行刷印。發往秦州。入中糧草。今來散在民間。轉用艱阻。已是壞卻元法。爲弊至深。轉運司雖收積餘錢撥還。更五七年。未得了當。卻勒第十三界。書造交子。兌換行用。憑虛無信。一至于此。乞今後更不許秦州借支。奉聖旨。依奏。熙寧元年。轉運司奏。逐界交子。十分內。紐定六分。書造一貫文。四分書造五百文。重輕相權。易爲流轉。奉聖旨。依行。

蘇轍元祐會計錄序曰。臣聞漢祖入關。蕭何收秦圖籍。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。漢祖賴之。以并天下。丙

吉爲相。匈奴嘗入雲中代郡。吉使東曹攷按邊瑣。條其兵食之有無。與將吏之才否。遂巡進對。指揮遂定。由此觀之。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。制勝千里之外者。圖籍之功也。蓋事之在官。必見于書。其始無不具者。獨患多而易忘。久而易滅。數十歲之後。人亡而書散。其不可攷者多矣。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。并包巨細。無所不具。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。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。網羅一時出納之計。首尾八十餘年。本末相授。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。參酌同異。因時施宜。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。臣以不佞待罪地官。上承元豐之餘業。親觀二聖之新政。時事之變易。財賦之登耗。可得而言也。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。海內分裂。租賦之入。不能半今世。然而宗室尙鮮。諸王不過數人。仕者寡少。自朝廷郡縣。皆不能備官。士卒精練。常以少克衆。用此三者。故能奮于不足之中。而綽然常若有餘。及其列國款附。琛貢相屬。于道。府庫充塞。創景福內庫。以蓄金幣。爲殄虜之策。太宗因之。克平太原。真宗繼之。懷服契丹。二患旣弭。天下安樂。日登富庶。故咸平景德之間。號稱太平。羣臣稱頌功德。不知所以裁之者。于是請封泰山。祀汾陰。禮亳社。屬車所至。費以鉅萬。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。相繼而起。累世之積。糜耗多矣。其後昭應之災。臣下復以營繕爲言。大臣力爭。章獻感悟。沛然遂與天下休息。仁宗仁聖。清心省事。以幸天下。然而民物蕃庶。未復其舊。而夏賊竊發。邊久無備。遂命益兵以應敵。急征以養兵。雖間出內藏之積。以求紓民。而四方騷然。民不安其居矣。其後西戎旣平。而已益之兵。遂不復汰。加以宗子蕃衍。充牣宮邸。官吏冗積。員溢于位。

財之不贍。爲日久矣。英宗嗣位。慨然有揀弊之意。羣臣竦觀。幾見日新之政。而大業未遂。神考嗣世。忿流弊之委積。閱財力之傷耗。覽政之初。爲強兵富國之計。有司奉承。違失本旨。始爲青苗助役。以病農民。繼爲市易鹽鐵。以困商賈。利孔百出。不專于三司。于是經入竭于上。民力屈于下。繼以南征交趾。西討拓跋。用兵之費。一日千金。雖內帑別藏。時有以助之。而國亦憊矣。今二聖臨御。方恭默無爲。求民之疾苦。而療之。令之不便。無不釋去。民亦少休矣。而西夏不賓。水旱繼作。凡國之用度。大率多于前世。當此之時。而不思所以濟之。豈不殆哉。臣歷觀前世。持盈守成。艱于創業之君。蓋盈之必溢。而成之必毀。物理之至。有不可逃者。盈成之間。非有德者不安。非有法者不久。昔秦隋之盛。非無法也。內建百官。外列郡縣。至于漢唐。因而行之。卒不能改。然皆二世而亡。何者。無德以爲安也。漢文帝恭儉寡欲。專務以德化民。民富而國治。後世莫及。然身沒之後。七國作難。幾于亂亡。晉武帝削平吳蜀。任賢使能。容受直言。有明主之風。然而亡不旋踵。子弟內叛。羌胡外亂。遂以失國。此二帝者。皆無法以爲久也。今二聖之治。安而靜。仁而恕。德積於世。秦隋之憂。臣無所措心矣。然而空匱之極。法度不立。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。而數年之後。國用曠竭。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。故臣願得終言之。凡會計之實。取元豐之八年。而其爲別有五。一曰收支。二曰民賦。三曰課入。四曰饋運。五曰經費。五者既具。然後著之以見在。列之以通表。而天下之大計。可以畫地而談也。若夫內藏右曹之積。與天下封樁之實。非昔三司所領。則不入會計。將著之他書。以備覽觀焉。

蘇轍民賦序曰。古之民政。有不可復者三焉。自祖宗以來。論事者嘗以爲言。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。然爲之愈詳。而民愈擾。事之愈力。而功愈難。其故何哉。古者隱兵于農。無事則耕。有事則戰。安平之世。無廩給之費。征伐之際。得勤力之士。此儒者之所嘆息而言也。然而熙寧之初。爲保甲之令。民始嫁母贅子。斷壞支體。以求免丁。及其旣成。子弟挾縣官之勢。以邀其父兄。擅弓矢之技。以暴其鄉鄰。至今河朔京東之盜。皆保甲之餘也。其後元豐之中。爲保馬之法。使民計產養馬。畜馬者衆。馬不可得。民至持金帛買馬于江淮。小不中度。輒斥不用。郡縣歲時閱視。可否權在醫駟。民不堪命。民兵之害。乃至于此。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。周官泉府之制。凡民之貸者。以國服爲之息。貸而求息。三代之政。有不然者矣。詩曰。倬彼甫田。歲取十千。我取其陳。食我農人。自古有年。而孟子亦云。春省耕而補不足。秋省斂而助不給。蓋有是道矣。而未必有常數。亦未必有常息也。至于熙寧青苗之法。凡主客戶得相保任。而貸其息。歲取十二。出入之際。吏緣爲姦。請納之勞。民費自倍。凡自官而及私者。率取二而得一。自私而入公者。率輸十而得五。錢積于上。布帛米粟。賤不可售。歲暮寒苦。吏卒在門。民號無告。二十年之間。民無貧富。家產盡耗。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。古者治民。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。未有不知其數。而能制其貧富者也。未有不能制其貧富。而能得其心者也。故三代之君。開井田。畫溝洫。謹步畝。嚴版圖。因口之衆寡。以授田。因田之厚薄。以制賦。經界旣定。仁政自成。下及隋唐。風流已遠。然其授民田。有口分永業。皆取之于官。其斂民財。有租庸

調皆計之于口。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。戶無主客。以見居爲簿。人無丁中。以貧富爲差。田之在民。其漸由此貿易之際。不可復知。貧者急于售田。則田少而稅多。富者利于避役。則田多而稅少。僥倖一興。稅役皆弊。故丁謂之記景德。田況之記皇祐。皆以均稅爲言矣。然嘉祐中。薛向孫琳始議方田。量步畝。審肥瘠。以定賦稅之入。熙寧中。呂惠卿復建手實。抉私隱。崇告訐。以實貧富之等。元豐中。李璋追究逃絕。均虛數。虐編戶。以補失陷之稅。此三者。皆爲國斂怨。所得不補所失。事不旋踵而罷。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。故臣愚以謂爲國者。當務實而已。不求其名。誠使民盡力耕田。賦輸以養兵。終身無復征戍之勞。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。教之戰陣。以衛良民。二者各得其利。亦何所不可哉。富民之家。取有餘以貸不足。雖有倍稱之息。而子本之債。官不爲理。償進之日。布縷菽粟。雞豚狗彘。百物皆售。州縣晏然。處曲直之斷。而民自相養。蓋亦足矣。至于田賦厚薄多寡之異。雖小有不齊。而安靜不擾。民樂其業。賦以時入。所失無幾。因其交易。而實其欺隱。繩之以法。亦足以禁其太甚。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。州縣觀望。虛張其數。以實戶爲客。雖得戶八十萬餘。歲得錢數百萬緡。而百姓困弊。實召天寶之亂。均稅之害。何以異此。凡此三者。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。以爲先王遺法。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。然數十年以來。屢試而屢敗。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。惟嘉祐以前。百役在民。衙前大者主倉庫。躬饋運。小者治燕饗。職迎送。破家之禍。易于反掌。至于州縣役人。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。仰以爲生者。先帝深究其病。鬻坊場。以募衙前。均役錢。以雇諸役。使民

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。有司奉行不得其當。坊場求數倍之價。役錢取寬剩之積。而民始困蹶不堪。其生矣。今二聖鑒觀前事。知其得失之實。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。至于役法。舉差雇之中。惟便民者取之。郡縣奉承。雖未卽能盡。而天下之民。知天子之愛我矣。故臣于民賦之篇。備論其得失。俾後有攷焉。

# 宋朝事實卷十六

## 兵刑

自唐天寶後。歷肅代。藩鎮不復制。以及五代之亂。太祖卽位。罷藩鎮權。擇文臣使治州郡。至今百餘年。生民受賜。每一詔下。雖擁重兵。臨大衆。莫不卽時聽命。

建隆二年。太祖謂宰臣曰。五代以來。諸侯跋扈。有枉法殺人。朝廷置而不問。刑部之職幾廢。且人命之至重。姑息藩鎮。當若是耶。令諸州決大辟訖。錄案聞奏。委刑部覆視之。奏案自此始。

太祖嘗讀虞書。嘆曰。堯舜時。四凶之罪。止從投竄。何近代憲網之密耶。蓋有意于措刑也。故自開寶以來。犯大辟。非情理深害者。多貸其死。

五代時。鼎。澧。辰。沅。邵陽五州之境。〔案〕江少虞事實類苑作武陵。辰澧。邵陽爲五州。宋史作辰。錦溪。巫。敘爲五州。與此互異。各有蠻獠保聚。依山阻江。殆十餘萬。

馬希範。周行逢。時數出寇邊。以至圍迫辰沅二州。〔案〕宋史作辰永二州。殺掠民畜。歲歲不寧。太祖旣下荆湖。思得通

蠻情。習險阨。智勇可任者。以鎮撫之。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。長七尺。武健多謀。在周行逢時。屢以戰鬪立功。蠻黨畏伏。太祖召至闕下。察知可用。以一路之事付之。再雄起蠻酋。除爲辰州刺史官。其一子爲殿直。



賜予甚厚。仍使自辟吏屬。盡與一州租賦。再雄感激異恩。誓死報効。至州日。訓練士兵。得三千人。皆能被甲渡水。歷山飛塹。捷如猿獠。又遣親校二十八人。分使諸蠻。以傳朝廷懷來之意。莫不從風而靡。各得降表以聞。太祖大喜。再召至闕。面加獎諭。再雄伏地流涕。嗚咽不勝感恩。改辰州團練使。又以其門客王乃成。〔案〕宋史作王允成。爲本州推官。再雄盡瘁邊圉。故終太祖世。無蠻貊之患。五州延袤數千里。不增一兵。不費帑庾。而邊境晏安。由神機駕用一再雄而已。

淳化三年。太宗謂宰相曰。治國之道。在乎寬猛得中。寬則政令不成。猛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有天下者。可不慎之哉。呂蒙正曰。老子稱治大國如烹小鮮。夫魚擾之則亂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。求更制度者甚衆。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。上曰。朕不欲塞人言路。至若愚夫之言。賢者擇之。亦古典也。趙昌言曰。今朝廷無事。邊境謐寧。正當力行好事之時。上喜曰。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。何愁天下不治。苟天下親民之官。皆如此留心。則刑清訟息矣。

上嘗御便坐。錄京城繫囚。至日。近臣或以勞苦過甚爲言。上曰。不然。倘惠及無辜。使獄訟平允。不致枉撓。朕意深以爲適。何勞之有。因謂宰相曰。國家設官分職。本爲治人。如受任外官。悉能盡公決斷。焉有不治之事。古人宰一邑。治一郡。致飛蝗避境。虎渡鳳集。臣下爲政。尙能致茲感應。若帝王用意惠民。申理冤滯。豈不感召和氣。朕孜孜求治。今得天下安泰。亦其效也。宋琪曰。天下治亂。繫在一人。陛下臨御十年。勤

勞致治。陰陽和順。寰海寧謐。每日前殿所談。止在刑政。退朝惟觀古史。究歷代興亡善惡之事。以法古成憲。上資神聖。中外幸甚。

〔案〕宋史刑法志。太宗親錄繫囚。至日。近臣或諫勞苦過甚。帝曰。儻惠及無告。使獄訟平允。朕深以爲適。因謂宰相云。與此條大略相同。繫于雍熙二年十月。

靈州河外寨主李瓊。以城降賊。有司將坐其家屬。上曰。窮邊孤壘。又無援兵。緣坐之法。朕不忍行也。

〔案〕下文

書二年。則此上自必繫年爲傳寫者脫去。

二年。契丹入邊。邊將言文安大成二縣監軍棄城遁走。請以軍法論。上遣中使誅之。既

行。謂之曰。此奏尙有疑。得無所部召之耶。當詳而後決。使至訊之。果乾寧軍令部送民入城。非擅離所部。遽釋之上之明察如此。

上謂侍臣曰。法律之書甚資政理。人臣若不知法。舉動是過。苟能讀之。益人知識。比來法寺新案。多不識治體。侍臣曰。今天下所上案牘。獄情已定。法官止閱案定刑事之虛實。不可改也。當在精擇。知州通判。庶知清獄訟。若州縣得良吏一二。其下必無冤人。上然之。

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貨市者。謂侍臣曰。幸門如鼠穴。何可塞之。但去其尤者可矣。篙工楫師。苟有少販鬻。但無妨公。不必究問。翼官物之入。無至損折可矣。呂蒙正曰。水至清則無魚。人至察則無徒。小人情僞。在君子豈不知之。若以大度兼容。則萬事兼得。曹參不擾獄市者。以其兼受善惡。窮之則好惡無所容。故慎勿擾也。聖言所發。正合黃老之道。